

豐城縣志卷之十八

藝文二

明

重修儒學記

胡儼

豐城縣儒學重修訓導。聶伯墳具其興作本末求爲記。按學舊在縣東南。宋紹興中邑令雷繼遠徙於郭之東。廣五畝有贏。厥後唐容劉卿月宰邑。復增益之。容撥浮圖絕產以廣教育。卿月拓范氏之壤以充直舍。元初縣令陳元凱又重脩之。殿堂祠宇齋舍書樓各奠以位。後皆燬於兵。而禮殿獨存。國朝洪武初。知縣強立林弼相。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一

繼有作。而學復興。繼而知縣姚瑾作文昌樓三間。縣丞何昭善又構隙地以克廣之。凡所未備者咸備焉。歲久寢入頽敗於學弗稱。伯墳率二三弟子員胡綱熊毅陸軾甘節乃言於叅政陳公禧叅議周公頤按察使童公寅副使石公璞僉事黃公察汪公泳彭公森知府任公肅同知王公庸通判邵公鼎請命於布政陳公智遂命知縣鄭子朝典史趙中僉取邑士夏時傑袁秉彛袁崇政黃勝清鳩工集材。次第興作。先禮殿。次講堂。禮殿作於宣德四年五月落成。於是年九月。講堂作於明年五月。七越月而告成。是役也。伯墳親任其事。不憚勞勩。及

匠石飲食之費有不足者。取諸時傑四人家資給之。至於殿廡戟門。文昌樓齋舍庫庖社圃。則教諭江振咨于鄭尹趙史。復撤其故。而更以新。規模宏敞。締構完美。不獨士子得所依歸。而邑之人士皆得其瞻仰矣。余以衰疾歸老江鄉。閒閱郡志於屬邑人物。自唐以來。惟豐城爲盛。夫人物之盛。固由於山川靈秀之所鍾。苟非教養之有素。薰陶之有漸。雖有忠信。豈能彬彬若是哉。此學校之設有功於世。而先王之教必自茲始。人才造就必自茲出。二弟之賢亦必本於父兄師友。相與誘掖勸獎。磨礪切磋。以底夫達材成德之地。凡若此者。又必有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二

賢守令爲之表率。則勤惰者有所勸懲。觀感者興於禮讓。教化行而風俗美。其所係豈細故哉。此余於藩憲諸公邑之令。佐喜其知政之務。學之師友。期於慶學之成。而於伯墳深嘉其用心之勤也。故不慚虛薄而爲之記。云

重築縣城南隄記

李裕

吾邑漢爲南昌地。後漢富城縣。治富水。西晉改豐城。治豐水西。即今滎塘獄中得劍所也。唐永徽二年。移治章水東。即今治所。元陞富州。至正壬辰。紅巾寇亂。州治蕩爲灰燼。癸巳。南昌李明道集兵據州。創復公宇。我朝仍

改爲縣。自唐移治於茲。迄今八百七十餘年。地勢外隆中窪。周廻十里。築土隄以防水患。惟北隄砌石以捍袁贛二河之合流水勢湍悍。隨脩隨圯。相繼築脩者不知幾人。錢費不可以緡計。終不克固永久。徃徃宰邑者惟北隄是顧。而南隄忽之。歲月滋久。南隄崩潰。與平地等。遇夏秋洪水漲漫。踰隄入市。滄沒廬舍。民甚病焉。弘治戊申。余謝事歸。越六載。癸丑劉侯至。時脩北隄工底厥成。侯間謁余。余曰。北隄雖固。南隄弗脩。邑民仍遭墊溺。侯諾之。遂沿南隄周廻。熟視謂僚屬曰。厥隄頽甚。今不脩。日後爲之二。必倍重勞民也。不可緩。以工浩繁。欲集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

鄉民。余曰。因民所利而利之。民不怨。是役利。邑民宜役之。侯如命。余家首募十夫赴工。侯喜。無論豪家卑室。一例稽丁應役。幾萬人。簡邑民謹厚繕事者郭誠等十八人。分董其事。侯總視之。朝暮往還。課其功。民亦樂於趨事。築之甚固。南隄因舊基高增一丈。橫廣倍之。旁布以柳。北隄視低薄者累土崇厚。與南隄並峙。陡門閘積土於旁。置閘板令人守之。外河水溢。閉板築土。捍之水殺。啟板以泄城中之水。是歲九月十日始。事爲日九十有五。而訖工。是故春秋之法。凡興作或不書。惟土工必書之者。重民力也。侯是役也。因民之利而役之。義也。民得

其利而服其役宜也。非謂無益而妄作。是誠可書也。茲乃侯一事耳。侯姓劉名璠。湖廣麻城人。由進士來宰邑。幾三載。蒞政嚴明。吏不敢欺。奸宄褫魄。而門禁亦肅。况能敬老尊賢。作興士類。而士夫重之。訟獄寬平。征科不悉。而民德之。不幸朝覲卒於京邸。天何奪侯之速。不使終惠於吾民。可傷悼也。嗟乎。自國初來宰吾邑。政令之善若侯者三五人耳。何賢侯不可多得。語云。才難。亶其然矣。記之刻諸版。以冀後來宰邑者。能如劉侯之心。惠養斯民如保赤子。吾民必能知感。日後頌吾侯之德。亦如今日之頌劉侯也。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四

新掃記

楊廉

治水猶用兵。以正合以奇勝。而後可以盡用。兵之術正以爲之隄。奇以爲之埽。而後可以盡治水之術。周禮曰。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鄭氏謂淫乃水淤。泥土助之爲厚。此其後世之所謂埽乎。豐城地勢低窪。當春夏水生之時。所恃者隄而已。然諸隄以縣治之。隄爲要。縣治之。隄以埽爲要。是埽也。橫波突出。成功最難。隄之有埽。自宋淳熙間辛帥棄疾始。繼此而能留意者。惟端平間邑人徐禮侍鹿卿至國朝。洪武間何丞昭善載諸縣志可考也。自餘皆忽不知務。波濤齧及則退而示弱。

而隄始不勝其任。猶用兵無奇。終亦折北。不支潰散。敗
衄而已。郡守祝侯瀚下車之二年。親臨豐城。問民疾苦。
顧縣之隄。岌然乃進父老諭之曰。此宜隄。此宜埽。父
老曰。彼故隄。彼故埽。侯曰。斯言大泥耳。今之水勢使辛
帥復生。亦必別有所處矣。父老曰。然。侯爲之經畫。纖悉
達之。鎮巡藩臬。咸從其議。遂檄節推楊君譽蒞其事。君
廢食息旦。暮躬眎。敏以先民。民忘其勞。不數月而埽成。
於是邑父老以書來屬廉爲記。將刻石以垂永久。廉謂
隄吾縣治。而知埽之爲急者。能幾人哉。我天順間。尚令
禿欲於上流。安沙導水西行。其論甚高。而未覩其成。成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五

化間黃簿。璩竭力以塞石橋之決。築堤長五十丈。近年
劉令璩因其傾圮。又從而改築。其長倍之。是一令一簿
爲有功。茲事最鉅者。而所就僅若此。今侯去辛帥三百
餘年。而見與之合。且不局局於昔人之陳迹。其功之卓
當與辛帥並矣。於戲。天下事何者。而不有其要。侯之治
水。可謂知要矣。然侯之知要。豈特治水爲然哉。實於郡
政無不然矣。記之。使人知祝侯之政。埽二。其一在水口
是爲石埽。其一在教家壩。是爲土埽。營度於弘治己未
之夏。訖工於庚申之冬。廉聞祝侯欲更埽於普菴堂之
下。屬歲儉。財力殫。屈不可爲。比捐堂食之錢。以爲費。則

章貢發而後時矣。期於今歲辛酉。水昏正而成之。不毫髮及帑藏。侯剖決如流。率五鼓起視事。至漏下二十刻方退寢。其勤且敏。前此未之見是役也。縣令何君洽亦焦勞以相厥成云。

三賢祠記

李夢陽

贛江北奔入彭蠡湖千里。猶建瓴也。至豐城觸磯頭岡則俛而東。又折數里。始北達也。故曰曲江云。登其岡望。盡見其奔北。俛折之勢。於是智者悟其理。勇者究其氣。仁者堅其塞。速者紆其謀。亢者抑其志。是故古之賢人才士生其鄉也。游息增益其所不能過而登也。依徐繲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六

繲而弗之忍去也。故此夜扁舟之詠。則有新安之朱磯山。杖履之章。則有義山之李。讀書往來其地。則有雪坡之姚。夫三人者非世之所謂賢人才士耶。是江也。既與其詠章而往來也。則三人者不可不於地祠之明矣。正德七年夏五月。予巡視豐城。登岡望江曲之勢。見其上。有祠也。而非其鬼。乃立使去其鬼。而作三先生主。妥於其內。及予還也。則知縣吳嘉聰業。又作二亭。祠後其最。後亭有閣。又最高。登之益足以盡此江奔北。俛折之勢。夫理以曲賤。勢以曲貴。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謂理也何也。智有所不投。勇有所不用。謀有所不徑。

情志有所不直。遂仁有乘其定。以驗其塞。故曲者勢也。終必北者非勢也。故曰知水者可與言道。登斯亭也。謁三先生之祠。而覽其勢之所以殆。有取於予言哉。殆有取於予言哉。

送潘叔愚知豐城序

舒芬

天台潘君叔愚以進士出知豐城縣事。縣之謁選於部者李君璞李邦秀王公度輩來謂予曰。吾縣在江西。雖與南昌臨川安福號名四大。今則民之困。猶南昌士之盛不及安福。俗之諺幸自詭於臨川。其所謂厚民生振士氣而益善其俗。實潘侯是賴。執事其代。吾人以告之。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七

乎。予非通世務者。其何能以是與潘君上下其議論哉。顧以目擊天時。人事之不可曉者五事。爲諸君言之。庶亦可告潘君也。夫豐城爲南昌屬縣。兵亂之後。水旱蝗蟲疫癘。畧無虛歲。民之轉徙死亡。在窮鄉下里。蓋有蕭然爲狐兔蛇虺之場者。若以爲陽九百六之會。人禍宜爾。則又今上中興。錫祿皇明之世。此不可曉者一也。南昌稅糧科則。以當時無首義犒征漢之師者。故視江南諸縣爲獨厚。然皆須農馬出也。近者災傷賑卹。輒及於市井隸卒之流。壟斷商賈之家。而耕夫餉婦之填溝壑者。曾不得粒食則亦已矣。然蠲租免稅之詔。深意憫農。

上下復雷同廢格之此不可曉者二也。水利之興以爲農也。近乃堰文昌以申風水之說。墻章貢之橫流以圖必不可成之功。耗數侵漁動以千計。民勞而且怨矣。至於陂蕩之濬。隄防之築。真切利農之事。畧不究心。此不可曉者三也。綱運以足國供貢之義也。故時或重災亦不遑恤。夫何民方傾困倒廩以求雞犬。一夕之寧。而部使者輒復坐。縣廳勤鼓榜利。歸於胥吏之谿壑。而置之姑息。此不可曉者四也。養軍以衛民也。以不得擅調而籍民以爲機兵。則亦已矣。近者地方有警。復召鄉兵或父子兄弟之竭作。而責以死命。所謂機兵者。徒以環衛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八

官長且資。迎送之觀美。此不可曉者五也。予聞潘君抱博古之學。經世之志。固有大行之日。茲行也。雖牛刀小試。若此類者。其亦肯慮及否耶。苟豐城之民安。亦可爲旁州例也。諸君既有鄉國之憂。其以此告之可乎。諸君曰。是在潘侯也。願次第之爲序以贈。

白鶴觀志序

張宇初

自黃帝獲鼎學仙。丹成而上升。繼則周穆王作草樓。召仙而其說始殷逮秦漢。求仙之盛。而方士迭出。謬以神異。誇誕取惑好慕之君。淆雜虛元之授招。時訕議者亦宜然。豈無真仙者。潛遯窮僻。遺名棄迹以脩之。故其丹

爐藥白靈書奧訣。或秘諸巖洞。或留世隱顯。雖其迹不同。自古相傳代有之矣。江西豐城之白鶴觀。在陳大建間。其地真仙甘君之靈迹也。甘君幼篤孝行。以聞於鄉里。學道有年。聞旌陽許君。善往師之。許君與偕。往師丹陽女仙謚母。得秘授法。行日著。乃從許君積功江漢間。若其圖松禦怪。斬蛟蜃祛蛇孽。以三尺劍致功。可益萬世。其名跡垂之無窮。必然矣。况其功烈。尤有不能具錄者乎。而許君嘗有淨明忠孝之法行世。其說皆本大中至正之理。非他符訣咒步比也。甘君以孝行之著。成仙躡空。其功與道。豈不得之忠孝尤多。矧仙之爲超脫。凡

俗之逕未嘗去人道。而必獨善也。此甘君道旣成。事母終而脫去。則可謂兩全矣。抑凡仙真區宅。必山川雄勝。而豐城之佳秀。宜有以毓其質氣而然也。予今春謁西山玉隆宮。還經白鶴觀。雖風雨之夕。探採遺逸。尤有足起慕焉。其地雖處闐闐間。景物幽麗。詢其兩楹。乃吾祖虛靖真君。窪盈方丈。其前龍潭真君飛幻處也。道會鄔某耆士。熊某主觀。事且出甘君所爲丹。經洎觀志。及真君與任。首座書言。尤足以有發。而事畢名存。寧不重爲感惜者焉。越夏某來山中。以觀志請序。余幼嗜名山水。間以窮幽索勝。嘗歎古今名跡。不獲遍覽。若甘仙之神

德優著。乃獲讀其言。履其境。叙不可辭矧。尤吾祖之遺聲。逸跡間。可以詳夫紀載者哉。然某克盡其職。且編次成書。欲壽諸梓。可謂善究其本矣。使他日真仙之靈蹤異化。與是錄同其弗泯於吾道。豈不甚盛事哉。繼者勉之。

重脩縣城記

萬 宗

豐故無城。而以城名。則城之不可後也。豈惟今哉。乃今之城。以寇攘甚。始克建得非。昔人所謂功待時而彰。事有激而然歟。然非上下相與。皆強幹敏特任事之人。而能有濟者鮮矣。往者華林之寇。邑令吳君嘉聰謀築之。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十

以址隘。甃簡。河決水齧。尋就圯。幸聖化涵濡。民知嚮方。邑雖無城。賴以無虞。嘉靖辛酉。閩廣寇起。犯虔吉。撫建之間。樂安崇仁。宜黃俱以無城陷。維時巡院段公按部至豐。慨然曰。茲會省上游也。無城其可哉。適韓公守南昌。且故宰豐。豐民利疚。概於中尤切。段公乃以城咨撫院張公。且下其議於守巡曹公。何公祝公。謂經事者。圖成樹烈者。擇使茲鉅任也。非南昌其可哉。而宗等咸守官在朝。樂受成之。有人而懼浮言之易眩也。亟貽書以佐諸公之議。而邑侯王君亦列狀以請韓公。毅然曰。邑事無問巨細。皆當主太守。况豐吾故治乎。誠不可以他

諉也。乃卽詣豐相度之。諏卜之。鳩集之。其式廓俱仍舊。制城址增三之一。其役擇民之有力者差等受之。上不
過三丈。下則兼數人。木甃瓦石。催募之需。每丈給銀十
一兩五錢有奇。俾人各以所受畢。其力而追呼之擾。不
聞其費。則兩院出贖金二千兩。南昌發牙稅鈔價糶邑
庾粟七千石。暨鄉縉紳之所助者。得六千兩有奇。不足
乃榜諭鄉富民以義輸之。共得一萬三千兩有奇。蓋公
私所入綜之二萬二千有奇矣。畫既定。乃屬工於王。而
以八月旣望時。植幹適寇數千。自撫猝逼豐。豐民詢詢
爭竄避。時諸司方在棘闈。報至。改公誠南昌曰。亟往哉。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十一

豈惟豐之民將毋隳汝城績。且謂豐爲兵憲。盧公信地
誠之。往如南昌。南昌至。卽選健步持虎符牌趣。鄉民無
詢。吾汝援矣。寇聞卽夜奔樟鎮。盧公督兵擊之。俘其渠
以歸。於是詢詢者戢。而救之者。陜陜矣。會栢泉胡公奉
命來撫。聞豐大建城。偉之督。南昌復來視城。遂以冬仲
月城成。廣一千三百八十丈有奇。高一丈六尺有奇。內
縮四分之一。厚六尺。爲門四。爲小門七。邑故中窪外隆。
遇雨則水無所洩。南昌驟然曰。是豈可虧一簣之功。而
不爲水慮哉。乃浚象鼻硯池。諸湖以瀦之。疏通明溝以
導之。改築斗門石閘。廣倍於舊。以洩之。而城。東南北三

隅。當夾水圩。墻之上爲力不固。將侵齧如往。乃合溝湖。門閘俱甃。以石而受成邑。民如城之例。嗟夫。一城之築。春秋必書。重勞民也。茲者邇卜築之初。以迄考成。僅日之百馬。何其速哉。且費至數萬金。役夫至數萬人。而民不以爲勞。使在春秋。安知不以爲丕績而嘉之歟。然竊嘆世之爲大吏者衆矣。睹州邑之迫於強寇。曷嘗不以城爲急。然往往咨嗟而止。議論而罷。其故何歟。意者上下胥苟。且文具。不能以身任斯民之急。如諸公歟。抑其強幹敏特之才。有未逮歟。余於是感豐之所遭。視他州邑爲幸。而諸公之慮。非一時大吏所能及也。然又聞之。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十一

春秋傳云。經世域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以爲固。然所謂道者。安在哉。蓋其邑尊卑長幼貴賤之間。各守其分。各脩其業。涵濡於聖化之中。而無疵盪之行。而上之人又多寬厚。長者務以煦愉休養爲政。則熙熙然坐享太平。而不復見干戈戰鬪之患。自昔聖王之所恃以爲固者。率是道也。諸公謂案嘗與其議。來取文以記之。故詳叙丕績。鏤諸城隅。且告後之人。知所固者之尤有在焉。張公名元冲。浙江山陰人。胡公名松。直隸滁州人。段公名顧言。直隸遵化人。曹公名怵。湖廣江陵人。何公名大章。廣東海陽人。祝公名繼。志浙江山陰人。盧公名岐。

疑福建長泰人。韓公名弼。浙江平湖人。尋遷江西提學副使。王君名徽猷。福建晉江人。法皆得書。故書。

堯嶺重建碑

張 鏊

洪都南行。循章江百里。而餘有山。自筠州東南出。與江會。其峰最峻。而巋然特立者。堯峰武。其峰自麓而阜。僅二千。而環數百里。無與埒。故以峰名。其下龍洲。東浮鰲嶺。西峙羅閣二山。秀出天外。西山象潭。諸邱擁屏疊嶂。前後贛江。獨淵然澄焉。凡諸邑之沃原。膏野。對茲峰若冠弁。所謂勝地者。信然。山隸豐城。南新皆密邇。自宋紹興。有學佛人。卽其上構禪院。又尊祀堯帝。故名之曰堯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十三

峰。至元末。其禪院燬於兵燹。天順間。僧普輝復之。綿歷如綫。嘉靖初。予過之。見其荒榛白霧。頽垣圯宇。一二衲衣。予迓皆喏喏奄奄。若不謀昏旦。予既去。留京師十年。人爲予道。茲山靈發有精於佛大千者。自匡山來。倡其徒數百人。孰伐山孰陶孰工孰金帛。孰餼糧數百里而集。孰大夫士數百千人而業於成也。予聞之甚喜。又二十年。予歸。自留都問。所謂大千還寂久矣。夫理寓於空。虛渾淪其動物之端。不二也。必有專固。其思奮勵。其行而後無不與也。矧勤於吾儒者哉。工始於庚戌。迄於乙卯。殿若干楹。崇以高閎。繚以周埤。封以嘉樹數萬株。相

度區畫其宜。大千可謂勞且賢於其徒矣。嘉靖壬戌春。予偕從兄一松居士。與其友可聞者遊焉。皆壯其勝。愈樂之。大千之徒弘希弘祥輩。指草間石謂予曰。師待此以瞑目。二人卽應聲強予。又再月書之。大千諱明照。卽天池寺僧也。

豐城縣志

雷禮

吾豐位署自唐。以前不可考。歷永徽二年。建堂於中。後罹兵燬。元至正十六年。重建。入國朝。洪武二年。強侯立增脩。二十九年。何丞昭善復充拓之。至正德初。謝侯顯以廳圯。草創構堂。年久因循。弗葺。日就頽壞。隆慶戊辰。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十四

潼川肖山張侯。以進士來知縣事。周覽咨嘆曰。噫哉。土敝則草木不長。澤圩則龍蛇不宅。茲縣蒞政之地。民所依也。而若是陋乎。具狀請院道。咸報可責之成。於是侯規度程督。升基高三尺。創正廳。及站廳各一所。後列正樓廳。東創思補廳。并明樓各三間。前峙儀門一座。凡七間。門外左右迎賓館。右立造冊局各一所。又建龍亭庫土神祠。及兩廊卷房。從後站屋。俱易其故址。取歆毀疎曠。及漫漶摧剝者。葺飭改觀。士民樂觀。其盛翼如也。旣訖。工屬予記其事。予聞先王之教。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清風至而脩宮室。凡以不用財賄。廣德施也。故單襄公

過陳。見國無寄寓。縣無施舍。譏其廢教。况蒞政之地乎。人情恒樂。逸而惡勞。視官府如傳舍。視民之休戚若秦越。然其稍知者。又怵於怨謗。不敢任此吏治。所以不振也。豐自建牧以來。上下千餘年。然自余始祖煥公。以寶劍呈祥。顯名於晉。繫後若邾侯。脩輔。創敕書樓。胡侯璉。建捍江堤。林侯仲懿。築觀巷墻。劉侯嗣嘉。成水東驛。陳侯元凱。脩講學堂。其流惠於宋元者。以一事遺跡。至今較之。避怨謗於一身。而聲名翳如者。何啻逕庭也。語有之。風氣開而人文著。甘棠芟舍之制。不可復見於今矣。使樂清約之名。因陋就簡。貽後人以重費。謂體國愛民。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十五

者如是耶。侯超然遠覽。談笑成此不朽功。民不知勞。由是升堂蒞民。則羅峰曉翠。面其南。與豐基隆棟相對。越孤堯拱之。如揖讓於左右。環以劍水滌澗如帶。自足以挺不拔之節槩。擴大受之襟度矣。豈無江山之秀。昭人文也哉。予告老山居。仰藉澤庇。恒以景煥公者。景侯侯造福。吾豐難以枚舉。書此見王政所當先。亦可例其餘云。

楊忠愍祠記

按明史源謚忠懷

劉曰寧

忠愍祠者。祠故五官監候楊公也。諱源。江西豐城大路里人。公狀貌魁梧。目直視。少習天文諸書。父瑄為御史。

劾奏石亨曹吉祥論戍。亨吉祥誅。徙瑄視海道堤決海鹽。民患之。公曰。瑄不死鐵嶺幸而死此。予其以身爲壁馬耶。遂赴海。會有大木起水上。乘之不死。頃之堤成。賜祠海鹽縣。源初爲太僕主簿。上書左遷。應詔。徙五官監。正德初。諸宦者用事。瑾最幸。久之典兵柄。元年七月公上言。臣備員占候。誼得以職事諫。春秋謹災異事。應具存。臣伏見近者心宿動搖。心固明堂。天子之象。陛下不可不戒。不報。冬十月晦。京師霧十日。公復上言。此陰冒陽。下叛上之應。臣前疏哀籲。臣無叩心泣血之忠。呼天無效在禮。父母有過。一諫不聽。則再諫。臣昧死以聞。瑾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其

怒。矯詔杖公幾絕。瑾自以多行無忌。益務爲羅織。於是黨人議起。而少師劉健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張敷華免歸杖。艾璞戴銑薄彥徽李夢陽崔濬王守仁姚祥張偉徙戍有差。中外以目閣。學士李東陽拱手而已。公發憤上言。自正德二年以來。一向占候熒惑守太微。東西往來。太微帝座也。應在君側。幸陛下早圖之。瑾匿不奏。矯制杖公數之曰。監候乃亦欲爲忠臣耶。械之肅州。及河陽劊甚死。妻度氏斬蘆荻葬公古城。瑾誅。御史唐龍上言。故五官監候楊源父子以諫顯。源三諫死道。路蘆荻掩骨。昔劉安世七徙惡州。猶獲生還。至如源者

尤可悲涕。其請錄源後楊氏。微議寢。嘉靖某年。河決古城墓。廢皇帝二十六年。巡河北僉事某議葬。公衣冠驛東門。都御史御史上書請賜源謚。祠春秋制曰忠愍。其令有司奉祠祀。余讀楊公事。蓋重傷臣職云。監候非閒散吏耶。位卑罪言高計。免者辭與事去。乃又曰不在其位禍也。夫夫獨不曰致身者忠耶。奚言官哉。公從容懇切。死其職。仁矣乎。仁矣乎。死。監候非殺皇帝意。帝悟。瑾伏誅。公後諸臣白。所謂官高者望遠。秩薄者名微。卽身沒且然耶。資格業以限人不收效。又令自解免斯足悲矣。上曉然市駿骨樹之風聲。藉令肉食者。鄙將何解於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十七

忠愍哉。或問河決。劉子曰。正德諸臣之事難言矣。長沙謚芳宇壽死。劉忠宣成。公尸人耶。天耶。孟子曰。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則塞乎天地之間。

省志謂此文。自余讀楊公事。以下文理不可通疑。有脫誤。以其爲忠愍祠記。應存此文。無從得其原集校正。今細按之。詞雖與曲。義實可通。是在善讀者。

城豐頌德序

李貴

嘉靖辛酉。夏秋之交。閩廣寇作。大肆掠於江郡。越月。陷樂安。崇仁。宜黃。咸以無城。寇入如墟。受毒加烈焉。豐故有土城。圯於水且盡。舊址畧存。先是撫院何公嘗至豐。

圖所以城豐者。難其任。不果。城至是。羽檄交馳。邑侯王君徽。獻上其事。撫院張公。按院段公。方以豐爲虞。亟令城之。郡守懷南韓公。憮然曰。城守余職也。余寧使豐無鳩乎。遂詣豐計度城役。略基址。揣厚薄。議遠邇。程土物。罔有不親簡。邑民有力者。進之庭賦。夫受準直。豐庶不作。屬役於王君。臨之以儻厥事。經始以八月日。板幹方栽。寇猝分數千人。逼豐境。邑民訕訕竄避。時公在棘闈。卽請於按院。出亟趨豐。安集之。乃選健步持虎牌。夜馳告寇將所入鄉。曰無恐。糾爾衆以捍賊。余爾援鄉民。稍聚觀。咸喜曰。韓公來我生矣。敢不如命。賊聞歸報。亦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六

驚曰。韓公故多奇智。疇敢犯之。遂兼程過豐境。不敢肆掠。夜奔樟鎮。憲僉盧公。提兵來擊賊。擣其巢。擒賊首以歸。賊衆潰去。豐民安堵。公復來督其成。先是公度費所出。糶庾粟近萬石。兩院下贖金二千。鄉士大夫輸俸以助役。共計得銀五千有奇。不足。公乃懸象。令鄉民不受功。願以資佐者聽。於是競至。一一判之。料量惟平。民咸樂輸。而百費舉矣。城東南隅。夾水遡水而城。公慮其齧。令以石甃防焉。邑中窪而邊亢。公慮水之無所洩也。清故湖。使瀦水焉。清故溝。使導水焉。築陡門石閘。廣舊以通於濠。使洩水焉。三踰月而告訖工。城圍一千三百八

十丈有奇。厚六尺。高丈六尺。有五寸。內縮四之一。爲門四。爲小門七。是役也。工繁費鉅。舉之甚。棘而成之甚速。豐民不以爲勤焉。公昔嘗令豐政務具舉。以兩造。至者日千百計。一目輒不忘。豐民蓋警服於公之威明素矣。敢不殫力以稱上之任。使公益家視豐。而子視我。豐民凡以恤其難。隱厚其藩。衛聯其什伍。時其訓練。胼胝焦勞。以保障我豐者。至周也。公轄八邑。乃於豐德加隆焉。豐民雖俎豆公於千萬禩。寧足以報施哉。昔周中興。山甫城齊。召伯城謝。而吉甫作頌以美之。克有辭於永世。公之城豐。其功等於齊謝。諸賢良文學。各爲詩歌以頌德。纚纚乎。有周之遺音矣。博士周君望錢君廉彙以成帙。題曰城豐頌德。謂貴職史也。徵言弁諸端。貴方慚無穆穆之音。以揚詡公之偉烈。若城之顛末。固目所覩。記者敢僭紀之。以俟知言君子云。

北澤觀風行臺記

雷禮

豐城距撫州郡城。計程一百五十餘里。實爲孔道。節年撫按司道往來巡歷。因中達未設行臺。類假民房。憇宿值古譙正。屏李侯治吾豐半載。百務具舉。深喟上司經過。止宿民房不便。闕防且非所以肅體統也。於萬歷六年四月六日。白分巡安陽省軒劉公蒙行文查議。侯委

典史陳昇踏看。報地名北澤。距邑治八十餘里。豐城臨川適中地界應建造。邑人甘朱三山地一片。願輸官作館基。估工料銀一百八十五兩零。該二縣均派協建。具由畫圖申道。暨本府華巒王公轉詳。代巡東萊趙公准如數動支二府所貯。按院贖金脩建。併蒙撫臺袁山劉公報可。隨委稅課局大使朱文華領銀於七年二月初七日。肇工。侯卽詣犒匠。稽工。因前銀不足。特自捐贖金二十八兩零湊給。至月終落成。建正廳川堂後堂。及兩廊小屋十間。前造站廳抄案。吏皂房六間。外列頭門二門。及二道茶廳二間。臨街木牌坊一座。俱彩畫粧飾。四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

圍築垣墻。未幾梅墩邵公巡歷憇行臺。見規制鼎新。知首事於侯。乃謂侯正務所關。求予記示後人。予稽周禮地官設遺人掌邦之里。卽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又設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仰窺先王待賓客羈旅。本此心之仁禮通之也。今天子命使臨一方。凡官吏耗亂不職。及奸宄武斷蔑三尺者。悉當問罪。賓客羈旅。止宿民房。褻威甚矣。昔子產對晉以隸人之垣。羸諸侯門不容車。不可踰越。趙文子引罪謝不敏焉。如行臺不設褻命。使有如子產者。正言於上。其罪何但不敏乎。今侯諏北澤地。肇建取二百年玩愒相沿者。

建之。於今使觀風者得肅憲度而居民亦免搬移之憂。非以禮事上以仁處下哉。予固樂記之。使後世邑吾豐者。心侯之心。時加脩葺。庶繼美於無窮也。

新築劍江隄記

夏良勝

豐城治濱於江。以雷煥得劍。故江以劍名。章貢、袁、吉、臨、瑞之水必經其壩而後入豫章。以瀦彭蠡。禹迹不及故道。無迴折。衆流滄深。岸乃善崩。崩則齧齧之跡削崖。剖甕割廬。廬而入江者。先後無紀。或曰劍雖去。而遺光上燭。夜干星斗。蛟螭潛窟。時出而奪其精耀。亦能作怪。颶妖濤益江之害也。令是者咸知宜隄。不曰勞甚。則曰費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

甚。不曰干時議。則曰吾傳舍也。卒弗舉。某年某來令斬。斬有見。乃曰前吾令弗爲也。後吾令又弗爲也。民其魚矣乎。遂屬耆老召匠石而計。所以爲隄者。沿江之民踴躍聽令。供役無避。丁伐石於山。斲材於林。畚土於隆岡。隱阜無公私之役。餼糧財用既具。基址既畧。厚薄既揣。量其工而命之。日趨孔棘。間投沈鐵。使蛟螭不近。而材者。輒以蠹石者。壁以立畚者。實之。登登許許。達旦暮。弗有咨者。越一歲告成。延衰數百丈。其崇如雲。江流循隄而底。定民以奠。居者咸德。令曰。令居我也。方礮石請紀其績。令適以事忤。上竟坐以隄之費。有浮於籍者。遂解

官去。民代辨弗聽。懼泯令也。請益篤是不可無記也。江之害。果江耶。果蛟螭耶。皆天也。隄成而害息。人勝之也。彼令之害人也。以一令而已。天之害民。以一邑之民而不能免人之害。令亦天也。是所以敗天下愛民之令也。然予聞開洪州者。有韋公築隄捍江功尤博也。廼以答卒之誣。弗及辨。而卒以韓公之銘白於後。後之思公者。曰。非公吾之屍入海矣。故廟祀翼如也。豐城洪州部也。令去而思以不泯。思之未已。終必廟也。若是而人之勝者大矣。可以起天下愛民之令也。故不可無記。愧予文鄙。非韓記也。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

重脩儒學記

吳道南

粵自雙龍氣合。而斗牛之分野。獨為江省重。乃其含光發耀。劍江。由名物華天寶。又合匡廬豫章之勝於斯乎。鍾會天劍江。固豐邑之別名也。以一邑而係一省之重。則夫縉紳先生。偕博士弟子。員其於璧宮。所為發祥於斯。而毓秀於斯者。獨能無重與。重之則必思。所以妥聖靈於廟。推之而若廡若祠。總皆此類。重之則必思。所以隆師席。推之而若齋若舍。總皆此類。至於聖門。欲其弘敞。泮池。欲其秘邃。文峰。欲其對峙。又所以聚風氣。壯規模。廟與堂。胥藉此以重。可令其高下失平。圯敗弗脩。隘

焉而不廣者。徒狃於因循爲哉。豐之學在縣東南。自宋
紹興十三年。縣令雷繼遠卜遷於城之東。意是時文廟
規制。豈不大備。奈僅存古碑二座。宋儒章瑛所撰。及元
人詔碑一道。皆剝落不可句斷。自勝國以迄於今。三百
數十餘年所矣。朽蠹之處。勢將壓焉。懷深恤者。疇不知
舊貫之難。仍而欲悉爲改。作計第易稱革。故鼎新而又
曰革。言三就。乃知廢舉之間。誠未易以輕談。人存政舉。
端有所待。適郡侯別駕陶公來署茲邑。因諸生之請。徧
覽而歛歔久之。遂慨然以興廢舉陞爲已任。乃謀之郡
守蘇公。司理朱公。殫心籌度。著爲役書次第。上之於道。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

於司。以達於兩院。不獨欣然報可。且有所專注而功遂
舉。鄉大夫總議士奉行邑簿。鄭汝俊論。錢穀夫料平物
價。掾郎之才者。史嘉謀。葛孟瑜。鄭炯。楊期。用夏應。瑞。董
工役。公紆紳而主之。帑無廢。鍰田無益。賦戶無增。役民
無易。肆不數月而績用告成。先是學之基前仰後俯。茲
則門高於衢。廟高於門。堂高於廟。秀傑樓高於堂。以次
第增各三尺許。曩時廟右偏下於左偏五尺許。今則東
西均稱翼如也。舊廟材榱桷之類太多。古色工師存其
舊者十之三。更其新者十之七。工力之費。惟此爲鉅。廟
距戟門三丈餘。戟門距櫺星門倍之。泮池在焉。弘治間

主者易民居數區。遷泮池。櫺星門外。制稍擴而廬舍星稠多。猥褻。至是復貿民居四十餘區。櫺星門廓而南。凡三丈許。仍復收泮池門內。前有蓮湖。自壁宮抵湖可五十餘丈。築牆跨湖抵城下。回視壁宮似從人間望天上。已丙方闢突門置城臺一座。臺上施屋兩楹。高曠敞豁。洵目送江山。手可星辰。摘也。蓋亦費序一大觀焉。城外復有橫塘。遶之。自東而西。掖以墩阜百斤。湖距學十里。龍霧洲距學三十里。各爲塔相望。奠於巽艮之方。文筆冲霄。若與斗牛之文相輝映。總自今蘊隆鬱勃彬彬。然應期而起。其所稱地靈人傑。寧獨冠我江右已哉。是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五

役也。形家余君灼言之。三十年之前。當茲規畫。皆其神眸。獨運云。先後視成事。邑鄉紳先生胡公緒。李公廷謨。李公瑄。范公梅。郭公禹。臣劉公禮。林公梅。曾公世。臣黎公汴。徐公卽。登熊公秉衡。袁公仕銳。蔣公汝瑚。袁公奎。李公右諫。宋公良翰。雷公暎。熊公尚文。熊公鳴夏。唐公大章。熊公廷棟。萬公紘。譚公之鳳。李公大亨。邱公士毅。楊公惟相。李公漢。燧徐公鑒。傅公宗臯。朱公孔昭。袁公懋炯。熊公鳴岐。李公九疇。雷公文炯。同主之。稠源李公瑄。實領之。矢論度工。簪筆籌紀。則生員楊惟休。丁琳。杜彥甘。侃孫承紀。丁允孚。蔣復隆。劉廷棟。夏榷。范茂楠也。

役始癸丑季秋之朔。構成季冬之望。大備於甲寅季秋之末。計材用工餼之費四千七百餘金。署邑郡侯陶公實設助千金。以始其事。問之。邑人言公守潔而不淄。神閒而不擾。才運而無跡。其能辦此無疑也。賴邑侯張公以新任至。益振偉模辟。若樸斲既勤。而丹雘之塗也。豈非輝煌廟貌。與黼黻皇猷者。預相感召。聖人在天之靈。若有所待而然哉。既與落成。而縉紳先生與夫弟子。員乃肅書致幣。問序於余。余惟夫子與夫三千七十之徒。講學於洙泗杏壇之上。何有宮墻。何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者。子貢借有形以狀無形。乃深歎入門之寡得。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五

見之難。今夫子之宮墻果數仞矣。爾多士入其門升其堂。其所云富且美者。亦既見之矣。此果爲自得自見矣乎。倘若探無形於有形。當思仲尼萬世以爲上。道德以爲基者也。有基無壞。惟是爲務。矧爾鄉先輩。以理學著劍江。四方之人士爭相嚮慕。若南方鄒魯然。道德漸濡。真所謂見而知之。非若地之相近。世之相去者比也。誠由此以立基而措之。爲功業文章節義。寧不麟麟炳炳。大爲俎豆之光哉。余願與諸君子共勗之。陶公諱以詩。直隸霍邱人。邑侯張公諱昌辰。浙江臨海人。癸未進士。

予讀周禮大司徒之屬如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等官輒咨嗟慕焉當時國都弘敷五典又加意於野俾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適人以木鐸徇於道路閭巷之間斷斷如也且井里溝洫較若畫一黎庶殷富轉相補助故從善也輕王制大壞民貧而教廢自秦人始漢興延訪博士遺書祇秦火之餘耳幸去周末遠猶見羽林授經匈奴遣子及後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莨暨往往刈薪其上古今成才之難易自周而降可廢書而惜况逮今日有司視學校爲細故何望儒生者流倡於下哉豐城爲洪都大邑袁尤著姓有三衢太守公仁人也思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

立學以誨族仲子大學生宗愚君克成之家有恒產十年積聚置田二百餘畝君曰此賴先君澤耳可成先君志乎遂建塾一所延明經端正之師大訓同姓即異姓往焉歲租四百石束脩供給外周族之老無倚幼無依者歲凶則倡賑義中有樂育堂養善堂授餐所儲穀倉垣屋若干方廣若干扁曰劍東義館復以義田立戶其興學贍族委曲周悉得周人遺意矣語曰禮生於有而廢於無君子當好行其德如君非耶昔晏嬰仁及三族齊人三百待而舉火范仲淹有負郭田千畝食其族者九十口假令二公在予爲執鞭所忻慕焉第晏子自謂

彰君之賜范叅大政有祿矣。今君一書生耳。其行尤有難焉者。錢公輔嘗愛晏子好仁而言有次也。又愛文正規模遠舉。乃觀之袁君。寧能使燭無愛心哉。且君先翁太守公韶。江登進士。勲名在朝。暨君長公宗魯。鴻臚君貢於鄉。季弟宗聖。舉於鄉。其姪子清。同子爲乙丑科進士。餘多明經。而起後先。朱紱顯於帝廷。君建學不虛矣。子清復與予官大理。屬予記其事。越明年。子清奉王命過里門。急待予。碑馬踐前。諾書之。俾玩者其興乎。

重建仙壇石埽記

李瑄

豐城古澤國也。當五郡之水衝。築隄自唐永徽年間始。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

築埽自宋淳熙五年。帥閩辛公棄疾始五郡之水。自樟鎮折而至仙壇。每遇水漲。其奔激湍悍。勢不可當。敎家湖。埽外江。內湖。一決則其害不獨在民生。而且無縣治矣。先是王陽明先生過豐城。目擊其害。欲載苦竹洲之土。而塞敎家湖。功鉅而未行。顧侯倂因祝郡守之土埽。易以石。民甚賴之。迄今八十餘年。埽脚爲水洗空。歲丙午。值洪水大發。益崩塌。邑民羅鳳魁等。奔訴兩院司道。俱下其議於郡太守莆田盧公。躬親踏勘。由大江口溯流至樟鎮一百里。凡應脩應築。目中已有全河。適丁未夏。同安張侯來視邑事。盧公復親臨之。與侯周旋相視。

益得利害。原委謂侯曰。主議在府。行議在縣。君其任之乎。侯曰。唯遂定隄。墻之公私。量衝壞之緩急。酌地方之遠近。嚴工匠之賞罰。畫地以專責成。申請以便歲脩。均夫銀以明勞逸。立石碑以垂永久。條八議上請其詳。載碑刻。中盧公爲覆議。轉申兩院司道。俱是。其議報可。侯於是以身任其事。委縣丞薛起鳳爲之分理。僉有身家者。甘煒史嘉謀。余國禎。楊期用。鄭炯。葛孟瑜。余香爲督工。募石匠曾文買石於几山。里夫從前令宜興湯侯議以半出力。以半折銀兩。載更相輪替。使民不病。令既布。十月興工。下築以松椿。松椿上疊木櫃。然後以長石橫

排。鑱以鐵錠。內築灰土。至次年三月。工竣。里民子趨父事。竟忘其勞。如瓦窰灣。蔣家駁。馮家濠。黎家灣。烏陂灣。深潭口。傅家腦。楊樹磯。蕭家腦。牛灣。墻土石隄。延袤六十餘里。俱脩理堅固。可稱永利云。夫郡守體統尊矣。縣令事務煩矣。盧公兩臨躬閱。張侯一載勤劬。真所謂視民之溺。猶己之溺。以身任之。而不辭者。拯民之仁。治水之智。任事之勇。具見之矣。記曰。有功於民。則祀之。又曰。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士民方謀尸祝。有以哉。是役也。費一千四百餘金。而夫力不與焉。兩院司道主之於上。永賴之功。垂於萬世。其下若薛縣丞。分勞居多。督工

甘煒史嘉謀余國禎楊期用鄭炯葛孟瑜余香責任有
效俱應紀以勸。後來如何家嘴設一埽則可排水而東
北順流至劍江驛。三官堂等處。遠縣背而趨之。平豐埽
平豐埽設一埽。則可順流而下蘇家洲大港口。俱可無
虞。此勢之所最急者。張侯已有成議。以憂制行。未果福
清江侯甫下車。即惓惓以此為首務。可卜其成厥終也。
嗟乎。余記嘉靖年稱大水。吳楚被害為甚。其餘直省猶
未及。自萬歷乙巳至己酉五年間耳。北京畿水南直隸
水。浙江水。湖廣水。江西水。福建水。報無虛歲。或穿山過
城。或漂廬沉竈。舟遊木末。人徙巢居。無論禾黍沒。而民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

生沉溺死者以千萬計焉。此曷故哉。意者刑不平歟。江
漢為虐。或有以也。余故併勒諸石。以備史氏之採擇焉。
是為記。

啟聖祠記

蔣汝珣

儒學建啟聖祠者何禮有功德於民者祠而祀焉。吾夫
子功在萬世。邇大夫誕育之功德。伊始以故鄉國學祀
夫子。即祠啟聖典禮。並隆匪特報德報功。亦仰體吾夫
子尊親養親至念。豈彌文哉。嘗考豐儒學。舊在縣治東
南宋紹興中。雷令繼遠始遷城東。距縣治四百餘弓地。
方五畝。尋加充擴。元火於兵。文廟僅存。元改縣為富州。

明興洪武二年州守強公立增置傍室尋復爲豐縣令
林君弼丞何君昭善次第具舉文廟後建明倫堂堂後
建秀傑樓樓東北隅爲啟聖祠草創卑隘弗稱殷禮世
廟即位學置敬一亭暨箴警於四壁實居秀傑樓後焉
嘉靖戊申間學博郭君襄乃以亭易祠較昔稍敞第前
壓於樓祇見其卑後逼於湖日就於圯二丁薦食疑於
隔遠入門弗見嫌於無寢失創造本意數年來未有能
任其責而遷之者是歲春懷劬張公以筠府憲節奉直
指使者仰借恂於豐嘉豐士雅飭作新之每月聚明倫
堂命題會課厚供饌炳權衡諸士爭自磨礪蓋公視生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

徒若子弟視學宮若家庭無何久雨湖漲祠之東北隅
適傾殆與公之臨蒞會矣豈吾夫子在天之靈與公相
感召耶豈公之精誠與冥漠相契合耶抑亦天假手於
公以更新其制耶乃從博士弟子請喟然曰豐民困矣
何能堪此退而檢諸筠之餘俸二十餘金毅然爲已任
先期命堪輿家相厥址務俾幽可妥神靈明可益科甲
者卜文奎樓前丈餘兆焉筮日計庸實土鬻材運石不
踰月而成功題額製句張綵鼓吹迎啟聖公暨諸儒於
其中行釋菜禮而祀焉其祠前有青雲路之舒長後有
文奎樓之聳峻左可障巽風右可補町疇簷楣軒豁棟

宇宏麗入黌門便見有啟聖祠而祠亦不至隔離天日
猗歟壯哉夫始也天肇其機旣也地鍾其吉終也人效
其能數百年重遷之業一旦撤舊更新真美而可彰盛
而可傳者三博士謂不佞知公稔以記屬焉不佞愧不
嫻文然嘉其不廢時不擾下而大有造於學校也其何
說之辭公諱應台內江人登萬歷乙酉進士時在萬歷
己亥歲季夏吉

重建龍光書院記

徐即登

自昔張茂先識劍氣於斗牛間豐城之名字內蘊矣問
所從出則治獄也問其地則榮塘也榮塘爲古豐治地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

諸山前峙一水遠流蔚然一方形勝乃環榮塘而居者
陳氏也榮塘之陳氏蓋自晉以至於今稱故家矣陳之
先自俛者嘗捐已貲以創書院其後國學錄宗強偕其
兄必強復增廓之充以義田聯以經師四方來學者胥
館穀焉甚盛舉也書院初名義學其龍光則自宋高宗
賜額始也中祀先師神像亦自請於高宗從闕里來者
也厥貌儼然溫而厲威而不猛與世所傳異厥坐膝當
前蹠向後亦與今之坐異蓋必逼真於古者望之凜有
生氣令人竦如也歷世久遠累遭兵燹屋宇鞠爲蔬圃
而聖像巋然獨存俛之裔孫泰構別館祀之嘉靖初潘

令穎奉上檄改建書院於今邑中迎祀聖像無何易主之議行陳氏復迎回於舊館夫自宋迄今五百年間廟宇幾經焚毀聖像亦幾經遷移矣而別館之祀陳氏終嫌其弗稱也於是良策等十有二人醵金舉息十年間累至數百乃庀材鳩工卽故址復建書院而祀先師於其中中爲廟四楹覆以龕室妥聖靈也前爲門題曰龍光書院仍舊額也後爲講堂匾曰仰止示所宗也左右列號舍若干間便居業也挹山帶川繚以周垣護以松竹彷彿昔日規制之盛始自戊申年之八月迄於十有一月而功告成乃卜明年仲春之上丁移奉聖像於廟

敦不佞登主其祭夫以續先人旣墜之緒是謂孝思以啟後學敬業之所是謂義舉以光先師數百年之廟貌是謂盛典可不謂賢哉嘗聞雷孔章之得寶劍也一以自佩一以遺張茂先久之張失劍所在而雷之子佩至延平劍忽躍入津令没人求之已化爲龍兩相蟠縈夫劍以一物之神其合而離離而復合尚如此而况於人乎况於聖神乎今書院之側劍池在焉二公廟食於斯與書院俱永也固宜雖然啟之者天也成之者人也志稱書院在宋時晦菴朱夫子遊息頗久一時相與如于去非盛溫如皆稱傑出元本宗名儒植爲之主敦其弟

子最著者若朱學士善以相業名國初甘布衣惟寅以文行重鄉評而陳氏之先若泰以賢科試邑博士若昭以甲第爲名御史其流風餘韻至今泯泯動人則以得聖人之學爲依皈故也豈徒瞻其廟貌望其宮墻云爾哉今日之廟貌宮墻宛然如昔而吾夫子之道六籍具存師者果孰爲朱晦菴陳公植學者果孰爲于去非朱備萬輩其庶乎無負於天啟斯人之良會哉登不敏學愧前賢叨主斯盟不無屬望於同志者因記書院始末而特及之

永便倉記

唐大章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

歲甲戌邑侯謝父母之蒞吾豐也。旣逾一載。且報政矣。侯勤勞拮据。允釐庶事。如卻流寇。設營兵築河隄。興公館。置義塚。造橋梁。每一建創。輒費百十萬錢。未嘗動支額糧。而民間亦無所加派。惟是清介自持。一切差贖常例之費。毫不自潤。而諸要務畢舉。至是新倉復告成云。邑舊有倉三。一便民倉。居驛之右。沿江而下。復一曰鄔家倉。而又有西倉。則距城十里。且逾河而至於隔岸。三倉散列。脩圯不常。官有臨比之繁。民無轉輸之便。兼以巡視多艱。奸弊百出。識者素有遷移合併之議。侯乃卜地於東城之外。爲之更。始築基孔固。取材厥良。有門煥

然有堂肅然。因廩兩階。如墉如節。背後枕藉大江。蔚起高閣。自章貢二流。匯入劍浦。下有龍山突兀。砥柱屹然。斯倉扼要而攬其奇。山川皆拱揖如帶。蓋已擅形勢之盛。而極耳目之觀矣。方侯下車來博採治要。舉是役爲先圖。獨工費浩繁。莫可借箸。適查本邑遼米正脚六千五百二十六石有奇。原奉部司定價。每石六錢。應支遼餉等銀三千九百一十餘兩。分給批頭買辦。頻年以來。各批領價。每石不及五錢。遼米餘銀。遽存五六百兩。舊以充縣間公費之需。而侯矚然不染曰。此天假手於我。而以成官民之便也。遂舉爲經始之費。而又考覈里夫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

每歲脩築實徵力者計里若干。其餘則酌量而收其直。不徇情面之請乞。亦無流濫之費糜。於是度支不匱。而鳩聚惟勤。兩越歲而工竣焉。余爲之志喜曰。自古奮庸。熙績亮采。惠疇之哲。亦惟興利除害。克底厥職而已。豐邑稅糧甲江右。數十縣漕南二米。盈十萬餘。常歲例派富民充經收。轉運之役。邇則奸宄之徒。轉相包泊。觴濫卮漏。虧折異常。究至解官被其羈縻。長令因爲殿最。凡皆三倉散列。而不盡其制。俾官司之耳目。無由專。而稽察無由審也。侯茲合而一之。納粟之民。正其區釜。報官之數。驗其虛實。在庾之粟。辨其良楛。弊絕風清。民安事

簡而朝廷得應時以供其歛散。侯之績不最著乎。昔鄼侯爲漢室元勳，亦以收租巴蜀給餉。關中樹不朽駿業。方今中外多事，國家養兵於北，待食於南，軍需國之重務也。而侯是役豈得已也哉。然非本無欲之衷，因時裁省以急公事，則雖以有用之才，鮮有能奮起而圖功者。此周官以六計弊群吏，而概先之以廉良有故也。因憶今春述職之期，太宰氏綜覈吏治，侯以卓異特聞業爛。然莫掩其名實，轉瞬膺特簡入主國是第，以恤豐者恤天下，則凡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豈獨豐之士民爲然耶。是惟余有望于侯，遂書之而以爲記。侯名龍文，別號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五

橋東瓊山人。登戊辰進士。維時叅畫。則署儒學教諭事。舉人鄒淑聖。司訓陳一纘。羅國佐。贊理則縣丞阮晉亨。劉風遠。主簿黃尉。鄒循。祿典史胡尚華。王世德。董役則原任浙江海鹽主簿李時用。應天府都稅司大使熊應乾。例得並書。

龍光書院志序

邱士毅

神也者不可知之名也。故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至于龍。吾不知其能乘風雲而上天也。故人神莫若聖物神莫若龍。而聖人者龍德也。神則化矣。化而有不化者存也。吾惡知其所以然。滎塘古豐邑治也。龍光書院在

焉宋紹興時里人陳氏構以樂羣講學而祀先師孔子于其中者也顏曰龍光本高宗勅賜旁有劍池在焉劍乃龍所化復化爲龍者也先師像則當時亦請于朝迎自闕里章甫袞衣端笏危坐凜如生存計當未易主以前郡邑所祀未有肖于此者也已酉之春匡岳徐師會講于此士毅從焉肅瞻新廟宮墻煥然祇謁故容光靈颯爽已散步徜徉覩于莫之遺踪弔張雷之陳蹟顧諸君子矍然而嘆曰神矣哉豐之爲邑世代遷流城社易方陵谷易嚮昔所輻輳靡不蕩爲坵墟獨此兩存者相望于數武間與天壤耦俱不朽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

與于此哉夫子固稱老子猶龍然老子弗能當也不然則非夫子之言也意其徒所爲寓言者乎至如仕止久速環中而應潛見惕躍與時偕行吾夫子乃真龍耳顧其阨于匹夫而老于行也猶龍之隱於劍而沉於獄也其一試而僅以墮都却萊誅正卯成三月之治不能挽周轍於旣東而魯亦終以不競也猶龍劍之出僅能映發精芒以供達人奇士之佩服不能戮晉室之羣奸而茂先且無以衛其軀也夫天未悔禍神聖無所措經綸譬天方蘊隆神龍能自爲霖雨乎惟是道垂萬世揭日月而中天至今山陬海澨靡不稟仰素王之尊而沐浴

至聖之澤卽龍之精靈往來六合而乘風雲以上天也
未足方其景耀矣此龍光書院者幾經兵燹而像以不
毀堂以復新與劍池一勺之水不竭不塞而相爲無窮
也此夫化而有不化者存也自非有至神者主之何以
及此矣方今承止修之學而得其宗者吾師也吾師還
里之年適書院落成之日于是儼然主鬯以妥聖靈四
方同志不謀而集自朱紫陽以後繼見于今儻亦有延
津劍合之意乎陳氏子孫肯堂以繩祖烈賓禮師儒羽
翼聖統行當有以文章道德振揚令緒者茲可券而俟
也事具吾師自爲記中已復臚列故實而爲之志命士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七

毅序之爰以管窺謬當劍映

漕政解懸記

羅大任

蓋在漢高帝時運山東芻粟給中都武帝因之乘富強
之資取縣菟樂浪城朔方輦四方金粟從而甘心焉維
時鄭當時始議引渭入河而漕運以興唐開元以後歲
運至百什萬計臣劉晏饑怒爲懷江渭安流國用贍足
汴宋漕政分爲四路理宗朝益泗漕餉邊軍而漕渠以
開高皇帝定基金陵給餉薊遼猶行海運至永樂九年
潘叔正議復會通河運道告成朝廷仰東南轉輸歲數
百萬而北漕遂什百於南漕此漕事關國家大計至亟

也江以西置令長相者七十六州邑而漕額浮於他道其在吾豐尤稱爲繁爰是豪民因緣爲奸揆厥從來有更僕未易數者郡司馬陳公之來視邑事也問民所疾苦手南北漕利弊爲之目曰苦累偏枯等之癯瘦尠羸宜補元氣蓋邑中踐更之役數困于南北二漕先是民家編是役者一艱於衛軍胥役一艱於涉江遠運民之豪且力者壁而觀若奪晉鄙軍而得志於東諸侯若江黃小國不能達於王而負其尺籍以列蒲壁然利害雖不相償猶獲以玉帛見焉近歲以來每遇權衡徭役當事者不能卻請托益設兵增餉勢不得不倍編倍編則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

役重於產役重于產則轉徙而破產破產不足以供公私之費身家性命與歲役俱盡而無良之民又蠱賊藪奸反覆在手且繼之興戎公用是奮然曰急病讓夷聖賢所勸但苦言興除不著遠覽之見將見民困而上無獲矣於是進豐人士爲條爲計一定以官解民收改絃易柱而張之利興害劓網舉目張數十年來蠹者剔蠶者息舞文翫法者歛跡縮手盤辟而戢於威乃具列其事於省大僚罔不復曰汝戕虐是懼施實德於民乃有不率不廸其發有逸口及播厥政於下屬在部民悉食感知報若崩厥角曰大夫實植我噓黍谷而春日我吾

儕小人弗戡其世歌舞焉屬者旱魃爲虐秋將無禾公
法甫出而甘霖隨沛遂大有秋所謂神之聽之好是正
直非歟善乎襄城童子之論養馬也曰去其害馬者而
已夫燒剔刻雉羈馬櫛飭孰與去其甚者之爲利也公
之于漕政意蓋如是耳况吾邑歲困兩漕如聾盲痿痺
煩冤潰耗其患之成而積之久也若安於其素一遇盧
扁爲之撤蔽去翳還聰明運動之用始知聾盲痿痺之
去體也向非公發良策於熟計去宿弊於一朝亦安見
其算無遺策樂衮衣美誨殖耶漢郡都尉秩比二千石
以云貴倨則然矣然多任郎佐史察舉吏又武健自將
豐城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

古都尉之賢無傳公起家郡貳風采經術稱長者可以
傳矣其他美政班班爲烈行且以上計入告將有如龔
少卿黃次公徵爲治行第一者比歲以來國家多故東
南之民蔽于轉漕天子或思鄭當時劉晏潘叔正其人
公當在儲言儲曰臣昔經理漕政于豫章劇邑也藉手
以獻必有可否達時務巨細中機宜者余願得一次第
其事如今時之紀頌不忘者爾